

南京狮子冲南朝墓出土散砖画像研究： 以卤簿画像为切入点

张今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结合狮子冲 M1、M2 出土散砖铭文和丹阳仙塘湾墓、金家村墓出土完整卤簿画像，可以对刻划砖铭的含义展开讨论，并复原它们在完整画像中的位置，进而明确拼砌规则。借助这一方法，不难发现 M1、M2 散砖画像与金家村墓、吴家村墓的部分画像存在同一粉本现象，其来源可能是萧齐末代帝陵级墓葬拼砌砖画的剩砖，齐梁禅代后因无法继续参与画像拼砌，而被作为一般墓砖使用。

【关键词】：狮子冲 南朝 散砖画像 卤簿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2013 年 1-6 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北象山南麓调查并发掘了两座南朝大型砖室墓，并于 2015 年公布发掘简报^[1]。两座墓均未完全发掘，但在 M1 发现了由模印画像砖拼砌而成的完整壁画，其内容包括竹林七贤、羽人戏龙、仙人持幡等。此外，在墓室填土中还发现了大量散落的模印画像砖，这些散砖的大面（模印画像的砖面可称为侧面和端面）上多有刻划文字，用以标识此砖对应的画像内容和位置。2016 年，部分散砖藉《南朝真迹》一书以五面拓印的形式刊布，是为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础^[2]。

《南朝真迹》出版后，围绕南朝拼砌砖画的讨论逐渐增多，其中以郑岩先生（以下略去敬称）和王汉的研究最重要，但他们多关注七贤画像的制作，而对其他画像探讨较少^[3]。本文尝试以卤簿^[4]题材的拼砌砖画为切入点，对这批散砖进行观察。此前，丹阳的仙塘湾^[5]、金家村、吴家村^[6]三处南朝墓葬均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卤簿画像，但砖面刻划文字的情况不太明晰。狮子冲 M1、M2 的情况恰与之相反，我们虽无缘得见完整画像，但凭借出土散砖得以掌握部分刻划文字的信息。综合两批材料，我们可以对单幅画像的拼砌方式有进一步的了解。此外，七贤画像的传承序列前人多有讨论，甚至以此作为解决墓葬年代问题的关键^[7]。笔者认为，同墓所出的其他画像应当被予以类似关注，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粉本关系，特别是齐梁禅代之后帝陵画像可能存在的内在变化很有帮助。

一、卤簿画像与刻划砖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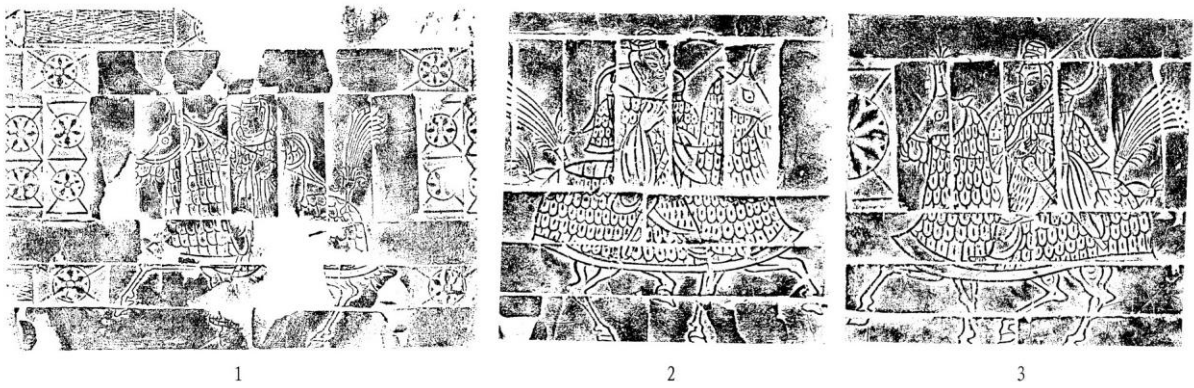
为便于讨论，谨将狮子冲南朝墓出土卤簿画像散砖信息制成表一。

表一//狮子冲南朝墓出土卤簿画像散砖信息汇总表^[8]

序号	出土编号	刻划砖铭	尺寸（厘米）	画像内容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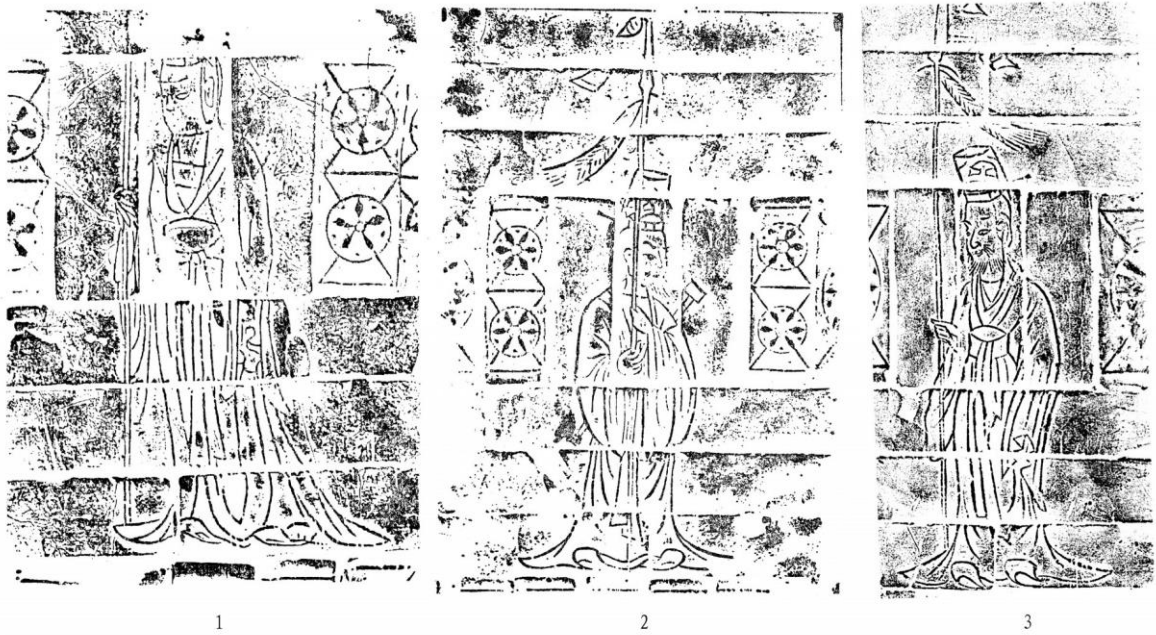
1	M2:Z156	左具张……	残长 18.0、宽 16.0、厚 4.5	具装、马蹄
2	M2:Z498	左具张四	残长 28.5、宽 14.0、厚 4.5	
3	M2:Z496	左具张四	残长 31.5、宽 13.5、厚 4.5	面部、甲、弓
4	M2:Z266	……具张下二	残长 29.0、宽 16.5、厚 4.5	
5	M2:Z95	左具张下五讠	长 33.5、宽 16.0、厚 4.5	具装
6	M2:Z248	右具张……	残长 25.0、宽 14.0、厚 4.5	
7	M2:Z415	右具张……	残长 21.5、宽 16.0、厚 4.5	缨饰
8	M2:Z454	右具张三	长 34.0、宽 14.0、厚 4.5	面部、甲、弓、剑
9	M2:Z431	右具张四	长 32.5、宽 14.0、厚 4.5	甲、弓
10	M2:Z514	右具张下四	长 33.5、宽 16.0、厚 4.5	甲
11	M1:Z144	……左笠奴…….	残长 19.3、宽 14.0、厚 4.5	
12	M2:Z460	左笠戟……	残长 24.0、宽 16.0、厚 4.5	
13	M2:Z516	左笠戟下一	长 33.5、宽 16.0、厚 4.5	
14	M2:Z286	……笠戟上一	残长 27.0、宽 16.0、厚 4.5	飘带
15	M2:Z440	……图戟三讠	残长 16.5、宽 14.0、厚 4.5	
16	M1:Z176	右迅徽一……	残长 26.6、宽 14.0、厚 4.2	面部、交领、袖
17	M1:Z182	右迅徽……	残长 21.1、宽 14.4、厚 4.6	
18	M1:Z177	……迅徽四	残长 26.0、宽 14.3、厚 4.0	
19	M2:Z355	……迅徽三	残长 25.0、宽 14.0、厚 4.5	
20	M2:Z483	……迅徽五	残长 21.0、宽 14.0、厚 4.5	

21	M2:Z270	困迅繖三	残长 21.0、宽 13.5、厚 4.5	
22	M2:Z429	左迅繖三	残长 30.0、宽 14.0、厚 4.5	
23	M2:Z473	左迅繖四	残长 30.5、宽 14.0、厚 4.5	
24	M2:Z179	右迅繖……	残长 16.5、宽 14.0、厚 4.5	面部、交领、杆、飘带
25	M2:Z341	右迅繖……	残长 19.5、宽 16.5、厚 4.5	上衣与袴的交界处
26	M2:Z476	右迅繖二	残长 21.5、宽 14.0、厚 4.5	面部、交领、袖
27	M2:Z280	右迅繖五	残长 25.0、宽 14.0、厚 4.5	面部、交领、杆、飘带
28	M1:Z172	左家脩四	长 33.0、宽 14.5、厚 4.3	衣纹
29	M1:Z170	右家脩七	长 33.0、宽 14.5、厚 4.5	衣纹
30	M1:Z180	……家脩三	残长 25.5、宽 14.0、厚 4.4	衣纹
31	M2:Z206	家脩上行	残长 29.5、宽 16.5、厚 4.5	麾幢、冠、花
32	M2:Z393	左家……	残长 17.0、宽 13.5、厚 4.5	面部、筋
33	M2:Z216	固家脩三	残长 29.5、宽 14.0、厚 4.5	
34	M2:Z224	左家脩九	残长 30.0、宽 14.0、厚 4.5	
35	M2:Z534	左家脩十四讖 ^[9]	长 33.5、宽 13.5、厚 4.5	花
36	M2:Z98	左家脩下二	长 33.5、宽 16.0、厚 4.5	马蹄
37	M2:Z324	左家脩下三	长 33.5、宽 16.5、厚 4.5	
38	M2:Z99	右家脩三	长 33.0、宽 14.0、厚 4.5	建鼓、冠



图一//骑马武士画像

1. 仙塘湾墓西壁 2. 金家村墓东壁 3. 金家村墓西壁



图二//执戟武士画像

1. 仙塘湾墓西壁 2. 金家村墓东壁 3. 金家村墓西壁

首先，对于卤簿画像内容，特别是南朝砖画中卤簿画像的构成，前人已有不少认识，此不复述。本节重点讨论画像内容与刻划砖铭之间的关系^[10]。

（一）骑马武士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具张”，“张”与“装”韵脚相同，可以互通，故“具张”就是“具装”。具装指战马所披的铠

甲，杨泓对其形制和实物资料的发现情况，已有完整论述。他认为，完备的马铠在三国时期虽已出现，但配备程度并不高，直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马铠才在军中普遍配备^[11]。完整的“具张”画像见于仙塘湾墓的西壁和金家村墓的东、西壁（图一）。画像主体为一人一马，人戴冠，着褊裆铠，肩背弓，胯下战马则配备成套具装，英武矫健。《宋书·刘元景传》载：“（安都）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着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12]其所述名物正与画像对应。

（二）执戟武士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笠戟”，应即“立戟”^[13]。完整的画像见于仙塘湾墓西壁和金家村墓东、西壁（图二）。画中一人站立，头戴外罩笼冠的梁冠，身穿广袖长袍，手执戟，腰佩剑。仙塘湾墓执戟武士画像上端残缺，金家村墓画像完好，长戟顶端还有两段飘带。

（三）伞扇侍从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迅繖”^[14]。完整的画像见于仙塘湾墓西壁和金家村墓东、西壁（图三）。画中两人前后站立，头戴介帻，穿上衣，着缚裤，分别执障扇与伞盖。前人相关讨论中以刘未所述最为完备，他从画像流变和等级制度两方面勾勒了伞扇仪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刘文认为，伞扇组合流变的关键在于扇的形制变化，大致呈现了“无（曹魏至东晋早期）→桃形扇（东晋晚期）→上圆下方雉尾扇（南北朝）”这一趋势^[15]。对比画像资料，可知在南北朝时期，伞扇仪仗画像中的“扇”即上圆下方形雉尾扇这一观点基本成立。

那么，“迅繖”砖铭何解？“繖”的字义较易理解，其与“伞”相通，指卤簿中的伞盖。而“迅”的含义不明。仙塘湾出土“右迅第一”（图四）砖铭为我们提示了最基本的前提，即“迅繖”两字可以调换顺序，属并列关系的联合短语。既然“繖”指伞盖，那么“迅”是否就是与伞盖搭配出现的雉尾扇呢？本文拟提出一种推测，以供讨论。中古文献常见“迅羽”一词，泛指运动迅捷的鸟类，如张衡《西京赋》：“乃有迅羽轻足，寻景追括。”薛综注：“迅羽，鹰也。”^[16]又如谢朓《野鹭赋》：“落摩天之迅羽，绝归飞之好音。”^[17]这类偏正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修饰成分替代主语进入习惯用语的情况^[18]。也就是说，“迅”有可能表达“羽”的含义，与“繖”构成联合短语进入刻划砖铭的系统。当然，这一推测还需要更坚实的语言学证据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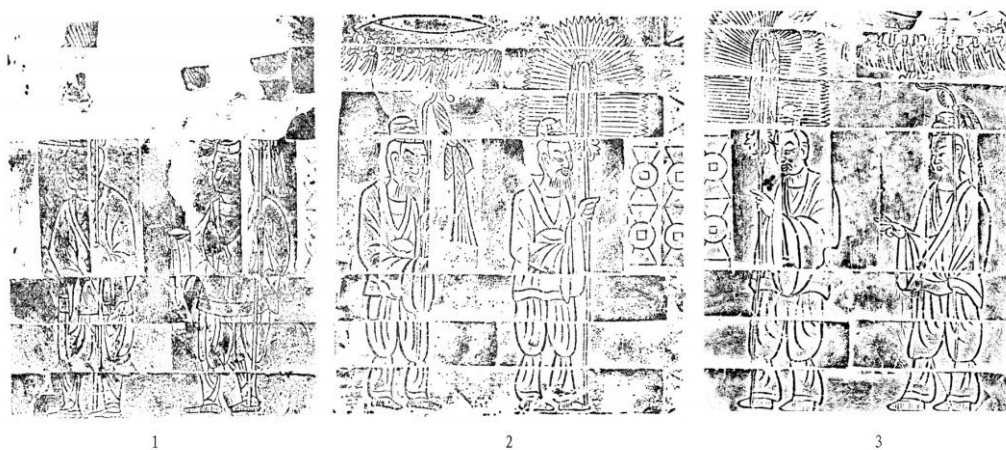
（四）骑马鼓吹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家脩”。完整的骑马鼓吹画像见于仙塘湾墓东壁和金家村墓东、西壁（图五）。画中三骑相继，上方环绕各种花卉，乐手皆头戴冠，着广袖长袍，由南向北依次演奏建鼓、排箫和箛^[19]。关于“家脩”铭文，素无善解，近年祁海宁猜测“脩”或通“佺”，指乐舞，可备一说^[20]。

二、刻划砖铭位置的复原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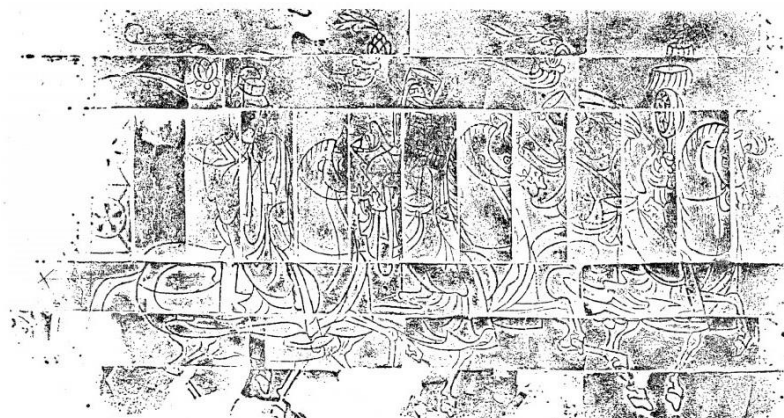


图四//仙塘湾墓出土“右迅第一”砖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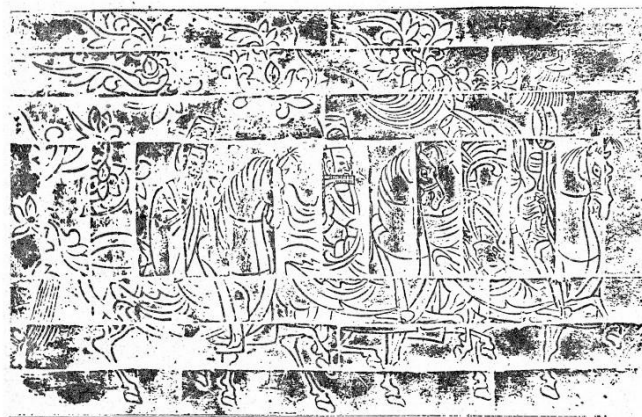


图三//伞扇侍从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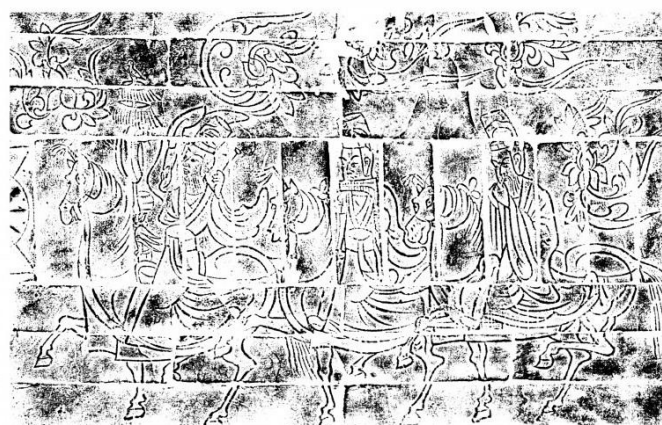
1. 仙塘湾墓西壁 2. 金家村墓东壁 3. 金家村墓西壁



1



2



3

图五//骑马乐队画像

1. 仙塘湾墓西壁 2. 金家村墓东壁 3. 金家村墓西壁

前文介绍了散砖和完整画像的基本信息，下面试图通过狮子冲 M1、M2 所见散砖铭文复原丹阳二墓壁画的拼砌，这也是借助完整画像进一步探赜砖铭含义的尝试^[21]。如砖铭中的“左”“右”，是依据平面画像还是墓室空间确定？砖铭中序号的排列规则又是怎样？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骑马武士画像的拼砌复原

就骑马武士画像而言，我们可将图一的三幅画像与狮子冲 M2 出土“具张”砖铭散砖侧面的残存画像进行比勘（表二）。

依据简报披露的画像砖拼砌方式，可以将表二的对应关系制成砖铭位置示意图（图六）。

虽然图六所示大部分砖铭都是笔者推测补齐的，但依据能够对应到画像相应位置的砖铭推断，其余砖铭的位置也是大致可靠的。通过图六，我们已不难看出画像砖的砌筑规律。一、砖铭中的“左”“右”，是依据墓室空间确定的，即当背靠北壁、面向墓门时，左手边的东壁画像即为“左”，右手边的西壁画像即为“右”；二、工匠只对构成画像主体的墓砖进行编号，而主体以外用作补白的花纹砖则不予编号；三、顺砖层是一个整体，由下往上进行编号；四、不论丁砖、顺砖，一律由南向北进行编号。为了验证这一规律，接下来讨论骑马鼓吹画像的拼砌。

（二）骑马鼓吹画像拼砌复原

就骑马鼓吹画像而言，我们可将图五的三幅画像与狮子冲 M1、M2 出土“家脩”砖铭散砖侧面的残存画像进行比勘（表三）。

依前文的方法，我们可以将表三的对对应关系制成砖铭位置示意图（图七）。

虽然狮子冲 M2 提供的刻划砖铭依旧很少，但已知的五块散砖已足够我们确定其余砖铭的位置，由此得到的图七与上文所归纳的四条规律均吻合。参考这些规律，我们便可顺利复原另外两种画像的拼砌。

（三）执戟武士与伞扇侍从画像拼砌复原

与前文同理，我们将图二、三的六幅画像与狮子冲 M1、M2 出土“笠戟”“迅繖”砖铭散砖侧面的残存画像进行比勘（表四）。

于是，我们可以将表四的对对应关系制成砖铭位置示意图（图八）。

经过砖铭位置的复原，卤簿画像的拼砌规则已基本清楚。在复原过程中，笔者可确定金家村墓与狮子冲 M2 出土散砖的卤簿画像出于同一粉本，两者在对应画像砖上的人、物相对位置，以及线条细节几乎一致，而与仙塘湾、狮子冲 M1 的卤簿画像明显不同^[24]。根据仙塘湾墓画像推定砖铭位置虽也可行，但每块砖上的画像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个别画像砖位置也与砖铭抵牾，同样的情况在比勘狮子冲 M1 散砖画像时同样会遇到。曾布川宽早已指出，仙塘湾墓与金家村墓的羽人戏虎砖画为同模制作，而卤簿和七贤画像均不同模^[25]。借助本节总结的拼砌规则，我们正可以进一步考虑曾布川宽的观察结果，并试析狮子冲墓出土所有散砖画像与其他墓例的关系。

三、散砖画像的来源与性质

比较不同的画像，需要从拼砌方法和画像样式两个角度切入，以下分别述之。

表二//狮子冲 M2 出土散砖与仙塘湾、金家村墓骑马武士画像比勘表

序号	狮子冲砖铭	狮子冲墓画像及编号	仙塘湾墓画像及位置	金家村墓画像及位置
1	左具张……	 M2 : Z156		 东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三块
2	左具张四	 M2 : Z496		 东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四块
3	……具张下二	 M2 : Z266		 东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二块
4	左具张下五迄	 M2 : Z95		 东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五块
5	右具张……	 M2 : Z415		 西壁画像上行顺砖层 由下向上第一块
6	右具张三	 M2 : Z454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四块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三块
7	右具张四	 M2 : Z431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五块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四块
8	右具张下四	 M2 : Z514	 西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四块	 西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四块



图六// 骑马武士画像砖铭位置示意图(左为东壁,右为西壁)^{〔22〕}

表三// 狮子冲 M1、M2 出土散砖与仙塘湾、金家村墓骑马鼓吹画像比勘表

序号	狮子冲砖铭	狮子冲墓画像及编号	仙塘湾墓画像及位置	金家村墓画像及位置
1	左家脩四	 M1 : Z172	无对应	无对应
2	右家脩七	 M1 : Z170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三块
3	……家脩三	 M1 : Z180	无对应	无对应
4	……家脩上行一	 M2 : Z206		 西壁画像上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一块
5	左家……	 M2 : Z393	 东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十块	 东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十块
6	左家脩十四讫	 M2 : Z534	无对应	 东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十四块
7	左家脩下二	 M2 : Z98	 东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二块	 东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二块
8	右家脩三	 M2 : Z99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三块

(一) 拼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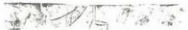
综合《南朝真迹》和简报公布的数据，可知狮子冲墓出土每块卤簿画像砖预设的尺寸是大致相同的，即长 33.5、宽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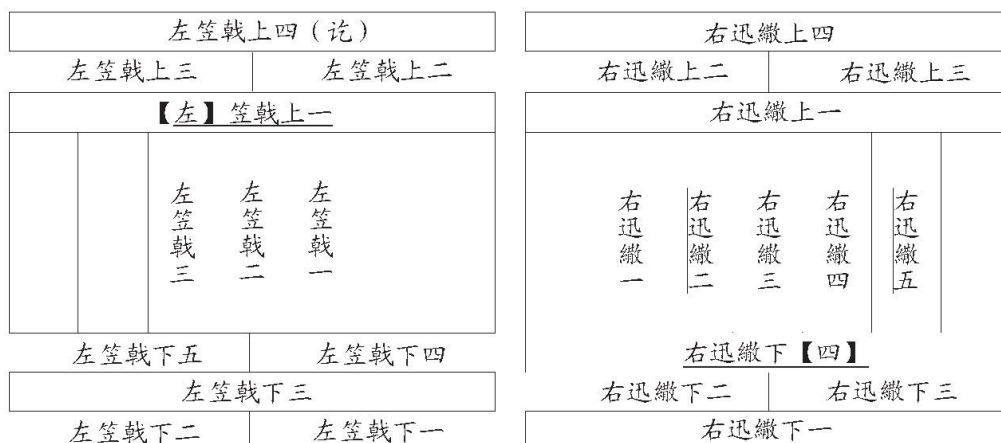
厚 4.5 厘米左右。由此拼出的完整画像尺寸可依据上节的复原结果计算得到，分别为：高 32.5、宽 33.5 厘米（骑马武士），高 41.5、宽 13.5 厘米（执戟武士），高 41.5、宽 27 厘米（伞扇侍从），高 41.5、宽 67 厘米（骑马鼓吹）。不难看出，单砖尺寸应当是基于对画像的完整认识进行设计的，而由于长度略大于厚度的 7 倍，故七块丁砖加上彼此间粘合的缝隙恰好与一块顺砖长度相当，这一设计的用意在金家村墓所见骑马武士和骑马鼓吹画像中体现得最为清晰。仙塘湾墓与金家村墓的卤簿画像，除骑马乐队上行顺砖拼砌方式不同外，其余画像均与上节所绘的各砖铭位置示意图一致^[26]。骑马乐队的差异处，王汉已经指出，即仙塘湾墓该画像上行顺砖的正中位置是一块整砖，而金家村墓该位置为两砖接缝。根据这一特点和表三—4 的对应关系，可知狮子冲 M2 的骑马乐队画像拼砌方式与金家村墓同，这也对应了其画像内容的异同关系。

左家脩上七					左家脩上六								右家脩上行六						右家脩上行七								
左家脩上五			左家脩上四					左家脩上三			右家脩上行三			右家脩上行四			右家脩上行五										
左家脩上二					左家脩上一								【右】家脩上行一						右家脩上行二								
左家脩十四訖	左家脩十三	左家脩十二	左家脩十一	左家脩十	左家脩九	左家脩八	左家脩七	左家脩六	左家脩五	左家脩四	左家脩三	左家脩二	左家脩一	右家脩一	右家脩二	右家脩三	右家脩四	右家脩五	右家脩六	右家脩七	右家脩八	右家脩九	右家脩十	右家脩十一	右家脩十二	右家脩十三	右家脩十四
左家脩下八			左家脩下七					左家脩下六			右家脩下六			右家脩下七			右家脩下八										
左家脩下五					左家脩下四								右家脩下四						右家脩下五								
左家脩下三			左家脩下二					左家脩下一			右家脩下一			右家脩下二			右家脩下三										

图七//骑马鼓吹画像砖铭位置示意图（左为东壁，右为西壁）^[23]

表四//狮子冲 M1、M2 出土散砖与仙塘湾、金家村墓执戟武士、伞扇侍从画像比勘表

序号	狮子冲砖铭	狮子冲墓画像及编号	仙塘湾墓画像及位置	金家村墓画像及位置
1	……笠戟上 一	 M2 : Z286		 东壁画像上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一块
2	右迅繖二	 M1 : Z176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二块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二块
3	右迅繖……	 M2 : Z179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五块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五块
4	右迅繖……	 M2 : Z341	 西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四块	 西壁画像下行顺砖层 由下往上第四块
5	右迅繖二	 M2 : Z476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二块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二块
6	右迅繖五	 M2 : Z280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五块	 西壁画像丁砖层 由南向北第五块



图八//执戟武士（东壁）与伞扇侍从（西壁）画像砖铭位置示意图

卤簿画像砖以外，狮子冲墓出土其他画像砖的单砖尺寸也大致与此相同，由制坯、烧造导致的长、宽误差不大于 2 厘米，厚度误差小于 0.5 厘米。所以，它们的拼砌方式也就不难按照前文所述进行复原了，本文于此不作展开。

（二）画像样式的来源与性质

依照上节比勘卤簿画像的方法，笔者将狮子冲两座墓出土所有画像可辨的散砖与其他墓例所见画像进行比较，发现其与吴家村、金家村两座墓的部分画像存在同一粉本现象，且互有交错，具体表现为：M1 与金家村墓的直阁将军画像^[27]，并与吴家村墓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七贤画像^[28]出于同一粉本；M2 与金家村墓的狮子^[29]、直阁将军画像^[30]，并与吴家村墓的羽人戏龙^[31]、羽人戏虎^[32]、七贤画像^[33]出于同一粉本。于是，将町田章、曾布川宽、王汉诸家的观察结果与本文结合，便可把几处南朝拼砌砖画粉本关系展现出来（表五）。

由表五可以看出，狮子冲 M1、M2 散砖画像与吴家村、金家村墓拼砌砖画关系最为密切。曾布川宽推测金家村墓墓主是齐明帝萧鸾，吴家村墓墓主是齐和帝萧宝融^[39]。王志高、许志强、张学锋推测狮子冲 M1 墓主是梁昭明太子萧统，M2 墓主为萧统生母丁贵嫔^[40]。笔者认同这些成果对墓主身份的推测。萧鸾葬兴安陵在永泰元年（498 年），萧宝融葬恭安陵在中兴二年（502 年），丁贵嫔葬宁陵在普通七年（526 年），萧统葬安陵在中大通三年（531 年），虽然其间齐梁禅代，帝室陵区发生变化，但四座墓年代毕竟相隔不远，出土同一粉本系统的画像也很合理。

由狮子冲墓发掘简报可知，这些散砖出土于墓室填土，原先可能作为普通墓砖用于砖室营建，其性质当为前代使用剩余的“废砖”。通过本文注 34、35、36 也可获知，散砖画像并不同于正式砌筑在狮子冲墓室东西两壁的完整画像，而是另有来源，其与可能是兴安陵、恭安陵的丹阳金家村、吴家村墓具有紧密联系。进一步推测的话，这些散砖可能原本就是营建萧齐末代帝陵级墓葬时的剩砖，萧齐亡后，萧梁帝室采用了新的墓室画像粉本，故这些剩砖无法继续参与完整画像的拼砌，转而被用作一般墓砖。这一推测是否可行？或许梁代的修礼行为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表五//出土南朝拼砌砖画样式对应表^[34]

	狮 M1	狮 M2	金家村	吴家村	仙塘湾	石子岗	宫山
直阁将军	金家村	金家村	狮 M1、狮 M2				
羽人戏龙	吴家村	吴家村		狮 M1、狮 M2			
羽人戏虎	吴家村	吴家村	仙塘湾	狮 M1、狮 M2 ^[35]	金家村		
天人 ^[36]							
狮子		金家村	狮 M2				
七贤	吴家村	吴家村		狮 M1、狮 M2 ^[37]		宫山 ^[38]	石子岗
卤簿		金家村	狮 M2				

（三）齐、梁间墓室画像的因革

齐梁礼制是一个传承有序、逐渐完善的过程。齐永明年间开撰《五礼仪注》，终齐之世未成，梁天监元年（502 年）重新开展这一工作，诏诸儒撰修五礼，至普通五年（524 年）方才缮写校订完毕。《五礼仪注》以外，何佟之、任昉、明山宾等礼学家，甚至梁武帝本人都参与了诸多礼乐制度的修订，礼制逐渐完善^[41]。

墓室画像虽不载于现存礼典，但其形式、内容皆与礼制关系紧密。考虑到南朝仪制远较北朝精密，齐、梁又为其最成熟的

阶段^[42]，墓室画像不可能孤立于这一时代特征，而仅在粉本系统内部传承、损益、改动。笔者认为，帝陵级墓葬所用拼砌砖画的样式，应该和礼制在齐、梁间的因革关系大同小异，即保持由狮子、直阁将军、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七贤、卤簿诸种画像组成的基本配置不变，而单幅画像粉本存在多种选择的空间。在“五礼之书，莫备于梁天监”^[43]的萧梁初期，帝陵级墓葬改换一批新的画像粉本是契合于礼制需求的，狮子冲墓的年代也正处在这一时期。其散砖画像样式在今丹阳、南京的存废之别，恰好为观察这一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结语

本文中，笔者以狮子冲南朝墓出土卤簿画像散砖为切入点，复原了刻划砖铭在完整画像中的位置关系，并循此路径，比勘全部散砖画像与其他墓例所出拼砌砖画。经过比勘，笔者发现狮子冲 M1、M2 所出散砖画像与丹阳金家村、吴家村墓的部分画像存在同一粉本现象，且互有交错。考虑到散砖出土于墓室填土，并没有参与完整画像的拼砌，笔者推测其为萧齐末代帝陵级墓葬拼砌砖画的剩砖，在梁武帝时期被作为一般墓砖重新使用。

散砖用途的转变，促使本文提出齐梁禅代之后，帝陵级别墓葬画像粉本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而南京西善桥宫山、罐子山，以及石子岗 M5、小村 M1 等萧齐以后墓葬所见画像与丹阳地区萧齐帝陵画像粉本完全不同也可佐证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若这一转变成立，那么营建主持方对于墓室画像粉本选择的主观性就有必要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南朝时期拼砌砖画粉本的多样性也就值得我们注意^[44]。

参考文献:

[1]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 年第 4 期。

[2]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6 年。

[3] a. 郑岩：《前朝楷模，后世之范：谈新发现的南京狮子冲和石子岗南朝墓竹林七贤壁画》，《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第 300—311 页；b. 王汉：《从壁画砖看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年代》，《东南文化》2018 年第 2 期；c. 王汉：《论丹阳金家村南朝墓竹林七贤壁画的承前启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 年第 3 期。

[4] 发掘简报均以“出行仪仗”称之，本文为行文简洁，且更贴近时代语言，以“卤簿”替代。“卤簿”一词出自蔡邕《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其中“卤”指大桶，仪仗出行时执盾者居外侧，而仪仗有部伍次序，皆著之簿籍，故曰“簿”。参见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卷一，《中国古舆服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 332 页。

[5]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 年第 2 期。

[6]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 年第 2 期。

[7] 关于西善桥墓年代问题的讨论成果研究者多有罗列，搜罗较全面者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5 期。

[8] 表一中各砖的顺序按卤簿的顺序排列。依据现今发现的完整卤簿拼砌砖画，从墓门到墓室后壁卤簿的排列顺序为：骑马武士（具张）、执戟武士（笠戟）、伞扇侍从（迅繖）、骑马鼓吹（家脩）。

[9] “讠”前疑有“行”字。

[10][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南京出版社 2004 年，第 83—91 页。

[11]杨泓：《中国古代的甲冑（下篇）》，《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

[12]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984 页。

[13]仙塘湾南朝墓出土相同刻划砖铭，简报释为“右垣戟第三”。细辨“垣”字形，亦可释作“笠”，今据辞例改释。

[14]吴家村墓的伞扇侍从画像未见图片，只有文字描述。金家村墓的砖铭亦未见图片，整理者猜测其为“护迅”，今据辞例可知应为“繖迅”之讹。

[15]刘未：《魏晋南北朝画像资料中的伞扇仪仗》，《东南文化》2005 年第 3 期。

[16]南朝梁·萧统辑：《文选》（宋尤袤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年，第 178 页。

[17]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2920 页。

[18]类似者如“黄白”，本是对金、银两种物质颜色的描述，却常常单独出现以指代金（铜）、银，如裴松之注引《魏略》“（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陈黄白异议。”（《三国志》卷十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347 页）甚至引申为修炼行为，如“黄白术”“黄白事”等。

[19]关于第三名乐手所持乐器，丹阳三墓的发掘简报和町田章均称之为“埙”，曾布川宽称之为“笛”，结合文献，当以后者为是。

[20]祁海宁：《南京新出南朝砖拼壁画墓价值初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21]吴家村墓的卤簿画像未见公布，故本节仅讨论仙塘湾、金家村两处墓葬。

[22]东、西壁砖铭位置示意图均为面向墓壁时的视角。图中砖铭位置仅为示意，划线者为表二包含的砖铭，其余均为笔者为方便论述，依据墓砖砌筑规律补齐的砖铭，下同。此外，表二—6、7 所示仙塘湾墓与金家村墓画像位置不同，笔者依据金家村墓画像确定图六的砖铭位置，选择原因将在下节说明。

[23]表三中有狮子冲 M1 出土的砖铭三种，但其砖侧画像难以与丹阳二墓的画像对应。而 M2 散砖与仙塘湾墓画像的对应情况与表二相似，故图六仍凭借狮子冲 M2 出土散砖与金家村墓画像确定砖铭位置。

[24]尽管表三—2 的对应无法吻合，但仅此一例，不影响观察结果。

[25]同[10]，第 135 页。原文“模”作“范”，为免歧义，本文替换表述。

[26]王汉对南京及周边相关南朝墓砖画的拼砌方式做过全面观察，其中与本文相关的几组画像亦有所涉及，唯仙塘湾墓的骑马武士、执戟武士和伞扇侍从画像，作者认为拓片不清难以判断。其实根据砖画拓片，其拼砌方式是可以明确的。

[27]同[2]。明确了砖铭在完整画像中的位置，我们便可以结合砖铭残存笔画对《南朝真迹》中的部分释文进行订补。M1的“直閣”铭文砖中（第359—365页），M1：Z353可补为“【左直】閣上四讞”，M1：Z392可补为“【右】直閣下二”。另，M1：Z36“左直閣中行四”的砖侧画像与金家村、吴家村墓皆无对应，但其砖铭风格也与其他砖明显不同，可能另有来源。

[28]同[2]。M1的七贤画像中（第409—415页），M1：Z200可补为“向下行卅【四】”。

[29]同[2]。M2的“师子”铭文砖中（第433—447页），M2：Z499可补为“某粘又銘中……左师子上行【五】”，M2：Z136可订为“右师子下行三”。

[30]同[2]。M2的“直閣”铭文砖中（第448—457页），M2：Z217可补为“右立閣【中行三】”，M2：Z444可订为“右直閣上三”，M2：Z435可补为“右直閣中【一】”，M2：Z135可补为“右直閣下【四】”，M2：Z413可订补为“左直閣下行二”。需要说明的是，《南朝真迹》一书中狮子冲M2的“直閣”铭文砖编号有误，“M1”应统一为“M2”，此点承整理者许志强先生告知，谨致谢忱。

[31]同[2]。M2的“大龍”铭文砖中（第458—485页），M2：Z236可补为“大龍上行五十【二】”，M2：Z421可补为“大龍中行十【九】”，M2：Z226可补为“大龍中行卅【八】”。

[32]同[2]。M2的“大虎”铭文砖中（第486—516页），M2：Z153可订补为“【大】虎中行卅九”，M2：Z336可补为“大虎中行五十【九】”。

[33]同[2]。M2的七贤画像中（第528—558页），M2：Z86可订为“向上行卅【二】”，M2：Z230可补为“向下【行廿二】”。

[34]出土拼砌砖画的还有南京西善桥罐子山墓和铁心桥小村M1，因两墓出土画像砖较少，且与表五所含墓例没有对应，故不列入。参见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另，表中狮M1、狮M2均指狮子冲墓出土散砖，与墓室两壁发现的完整画像无关。

[35]需要指出，狮子冲M1墓室西壁靠甬道处保存有完整的羽人戏虎画像，但与散砖所示画像并不相同，与吴家村墓七贤画像同一粉本的是散砖。

[36]天人画像在狮子冲M2东壁保存有“仙人持幡”部分，与M2出土散砖比较，并不相同，与吴家村也非同一粉本。

[37]和羽人戏虎画像一样，狮子冲M1墓室西壁留存的七贤画像与散砖所示画像并不相同，而与吴家村墓七贤画像同一粉本的仍是散砖。吴家村墓西壁画像残缺不全，但参照东壁的情形，以及部分散砖如M2：Z453、M2：Z380等与残存画像相合来看，推测西壁画像也和狮子冲墓散砖画像同一粉本问题不大。

[38]石子岗M5发掘者认为，此墓与宫山墓出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不仅是同一粉本，而且是同一模范制作出来的”，参见《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第37页。

[39]同[10]，第21—28页。

[40]a. 王志高：《再论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陵墓石兽的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5—295页；b. 许志强、张学锋：《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41]a. 闫宁：《中古礼制建设概论：仪注学、故事学与礼官系统》，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0—133页；b. 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卷四《东晋南朝》，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545—653页。

[42]皮锡瑞以降的经学史家中，不少人视魏晋南北朝为“礼学中衰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南朝学者尤重礼学研究，著作丰赡，其中以九世传经的庐江何氏作用最显，特别是何佟之在齐梁时期的修礼表现十分夺目。详细辨析参见顾涛：《重新发掘六朝礼学：论何佟之的经学地位》，《国学研究》第3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7—264页。

[43]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第三“礼制因革上”，光绪六年（1880年）江苏书局重刊本，第16页。

[44]a[. 日]町田章著、劳继译：《南齐帝陵考》，《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b. 谢振发：《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屏风试析》，《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1期，2001年；c. 同[3]b；d. 同[3]c。相比之下，笔者更认同曾布川宽的说法，即这种变化并不一定发生在同一粉本系统内部，多种粉本系统的存在也是可能的。如《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所记“诸卤簿图”，自注曰“不备录，篇目至多”即为一证，见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79页。